

第二十四期 野外 月刊目錄

大帽山觀日.....凌煥成.....封面	野外知識
野外之聲.....梁一程.....47	山區郊野守則.....資料室.....21
在野論說.....一 心.....4	登山之基本常識.....梁水井.....22
專題介紹	露營
香港的廟宇——南園天后廟.....清 遠.....7	營地的大動脈——溪澗.....李衍坤.....24
從錦田文武二帝書院失竊兩	南蛇尖半島郊遊路線、野
尊神像說其近代沿革.....鄧惠勉.....10	營資料及營地分佈圖.....資料室.....25
香港花木叢談	攀石
香港的捕蟲植物.....漁 夫.....13	攀石用之繩結.....勵 羣.....28
隨筆 綠野輕語.....程 念.....15	古籍與圖
有所思居隨筆.....何乃匡.....16	屯門叢談(四).....梁廣漢.....30
春聯雜寫.....耕 夫.....17	廣東圖.....資料室.....32
郊野公園	野外風光
大嶼山南部郊野公園.....新聞處.....18	港南嶼影.....陸高恒.....34
市政局建水塘公園.....新聞處.....19	香港羣山譜——草山.....易 虎.....38
讀者之言	本月份各旅行隊活動程序.....44
為香港的保存古跡、旅遊事業、	一九七七年野外雜誌合訂本訂購單.....48
防止污染向當局進一言.....鄧惠勉.....20	本月份「讀者、作者、編者交誼活動」程序.....49

山友
MOUNTAINEER

行友山

遊遍劃計蓄儲山登

川大山名爾泊尼、韓、日、台

佛國遊踪豪華團 (\$1499)	菲律賓精選團 (\$1390)
美麗寶島九天團 (\$1500)	新春九天合歡山滑雪團 (\$1350)
新春日本豪華團 (\$2680)	——黃英邦親自帶隊——

802761 下地號38街限角旺 地址
209286 下地號14座30仙大黃

行品用營露岩爬山登門專一唯港本
電詳船車街燈幻影電術技供提費免

特別介紹*

人型睡袋 \$30

鋁架背包 \$60

童軍草帽紀念章

特種電筒爬岩器材

登山用品貨品逾萬

別處沒有請到山友

山友沒有可以代訂

睡袋：三十七款

鞋類：三十九款

水壺：十款

帽子：十款

軍用繩：四款

23

嘉道理園萬花競艷 沙田畫舫春燕聯歡

二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先遊嘉道理農場花園，賞新春萬花競艷，果結盈枝之翠谷新景，漫步組可參觀農舍豬屋雞寮，遊溪畔幽徑園林，登彩虹亭觀瀑。健行者將直上峯頂，賞「祭壇」及「暖氣洞」，是日若值低溫，則可見冒煙奇景，再繞行環峯棧道，下瞰絕壁危崖，下山時取道「船咀」，看已移置之昔日郵政總局遺物「四柱擎天」。當日特別安排專人領看及講述香港僅有之兩棵「蘇」樹及野外求生必須認識之「旅人蕉」。

午後專車往沙田畫舫春燕聯歡，亦可在沙田新市自由午餐。餐後訪遊古地老村沙田圍、多石、插桅杆、牛皮沙以達小瀝源，賞鄉村新春景貌，讀者聯佳句，述怪異村名之掌故，並從背面指認九龍羣峯。

全日專車隨遊，上午嘉道理花園內雖屬一條斜路，步步石級，但路寬途坦，遊者可適意自選高行或短走，下午全屬平緩徑徑或石路古道，好走易行，上下午分段各步行二小時，且長短隨意，行止任便。參加券廿六元，自由午餐者仍祇收交通費八元。

今次活動除例行抽獎外，另派贈瑞士蓮朱古力一包，人人有份。

24

東北古道覓奇果 流水響處渡橋頭

二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專車直放新娘

津產品香港供應處
菜汁罐頭食品
入口出口批發

港津企業有限公司

野外雜誌

THE GREAT OUTDOORS

第二十四期

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野外雜誌編輯部

出版：野外雜誌社

香港灣仔天樂里3-5號

僑康大廈三樓B座

電話：編輯部5-734237

廣告部5-734238

發行：同德書報社

九龍旺角砵蘭街269號

電話：3-962751

承印：友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街十三號地下

電話：5-795876

植字：精華植字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432號二樓A座

電話：5-791379

本刊已在香港政府註冊
本刊文字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定價港幣二元

25

古洞河上覽邊境 畫眉高歌越龍潭

二月廿六日(星期日)粉嶺蓬瀛仙館起步，登畫眉山跨打石湖走廊入龍潭古廟休息，午後傍嶺崗古洞水塘，河上鄉回程。

首段畫眉山高僅二百多公尺，登高北望邊陲一覽無遺，深圳關口要地更為清晰。龍潭古廟地僻景靜理想之大休地點。午後路程和緩，高行低走隨意，古洞水塘地靜人稀，攝影更宜。時間許可即加遊河上鄉古村聖廟。全日行程五小時內，中途可撤退。交通費六元，自備糧水。



在野 論說

日行千里不見人 夜行八百還在山 南蛇尖迷踪兩晝夜 談奇之二

前文說到失蹤的G君是在星期日下午三時頃給我們發覺的。以至深夜，以至翌晨，以至翌日的黃昏，希望藉小型的搜索或其自然歸來，但仍不得。——已是星期二黎明剛過的時分了，他的妹妹和區君同到我家，準備乘一三號薩巴到彩虹與林君會合，齊往西貢警署隨警方人員出發搜索去。事前我猜，他妹妹可能雙眼或眼角有明顯的哭過的痕跡，可是，到底出身於良好教育的家庭，沒有可以令人覺察有異的地方，仍然帶着一般少女與人相見時禮貌上的笑容，只是我隨而體會到，當她笑容剛綻之後，却隱藏着一份大禍已臨或將臨的可怖的威脅，而變成冷然。噫，誰對此事有回天的幫助呢？

我見他們空手而來，似連自己在路上的糧水也沒有，遑論救人所需的必備的東西。到彩虹後，見到林君，他倒帶着大的背囊，似有深入荒山救人的形勢，就是此人，和另一位深資的，昨天星期一花了一大半天的時間在南蛇尖，南蛇坳，大浪古村，大浪坳以至赤徑一帶進行私人搜索的。

三部警車從西貢警署出來，載了警官警員和我們直駛北潭坳。經赤徑到南蛇尖去。

一大羣人走在路上的時候，我始終覺得茫然，如在夢境。真要救人應在星期日下午三時頃發覺之後，三數小時內立即傾全力動員數十人去搜救，今因各種關係而拖去了四十多小時，其於事無濟（濟即希望失蹤者能生還），不是很顯明嗎？

從北潭坳到赤徑，又從赤徑到大浪坳，是有上高落低的，他妹妹遠足慣了，沒有什麼，只是見她一路帶着沉重的臉色，有時抬頭向空

山略為張望，又顧着走路。

大家都在大浪坳小休一會，談論些切題的事情。

這是十一月八日，星期二。是初冬的季候了。不知是冬天來的慢，還是秋天去的遲，南國海濱的初冬，萬里無雲，驕陽耀空，除了早晚或夜分有涼意之外，白晝宛如中秋前後的模樣，如果不是發生了如此「人命重於地球」（見徐氏評論「日本人的胡說」語）的嚴重事故，真是「真是今天天氣哈哈」的。

然而風和日麗的「好個秋」却不能為G家的妹妹所欣賞。事情已跨三天和兩夜了，自己的手足，不知今在何方，高山、廣野、大海、荒谷，渺渺茫茫，茫茫渺渺胡不歸，江山依舊手足非，怎麼不悲從中來呢？

到底我曾猜過的情況逃不脫了，他妹妹終於在坳口暗自哭泣起來，不能自己。……記得她今天清晨到我家時，我為防止她過度的悲傷，或者萬一會在稍後時間發現極大不幸的事而受不起刺激，我曾對她說，什麼事都要看得遠大些，人人登山遊山，連一羣不慣登山的少女孩都在內，而上上落落都無事，偏你哥哥有事，還有什麼好說呢，怨些什麼呢？

此時我在坳口站的山坡距她遠，我裝着未曾看見，但見姓林的似走過去安慰她。

小休後，我們齊到南蛇坳，南蛇尖，全面搜索去。

因為筆者是知道當天旅行的全部路程的，此次參加搜索的區君當日亦同遊。警方警官警員和穿山甲部隊也參考我們的意見，在南蛇尖下降至南蛇坳一帶的山坡山谷密林叢中搜索。此外，還有直昇機在上空，水警輪在長咀短咀和米粉咀。

然而，四小時之內無所獲。

只在南蛇坳東首第三個高崗檢到一條毛巾和一包完好的餅干，令我毛骨悚然。是否他故意失蹤呢？

此崗距G君遺下的大背囊衣物糧水的小崗高一級，但由其妹鑑定與其兄所用的毛巾與餅乾的餅干無關。

記得在八一三日軍侵犯淞滬的前夕，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中有一

副領事之類叫作藏本英明的，因不滿於某一次外交宴會中沒有他的份，憤而自告失蹤，匿身於紫金山無名岩穴中，過了數天，因推餓痛苦難當，潛出向山民覓食而給人發現……此事當時曾掀起大風波，日方認為他們的領事給中國人惡意殺害無疑，結果真相大白，欲尋覓已無踪，日方自把藏本押送返國作罷。

今G君不是領事，查實他在心理上亦無異態，當無自告失蹤，要脅別人「反省」之可能。

筆者曾經計算過，G君很可能能檢查，忘記他放下的背囊衣物係在那一個山脊山腰，因而順勢縱走，一直去了大浪大灣，但到大灣之後，必然返入大浪村，與村民相遇，決無失蹤兩晝夜之可能。

曾經有人說，G君個性剛強，因失去背囊衣物食品有許多美好飲料，心有不甘，必要逐崗逐脊尋到為止，否則不回來。（誠如是，則在發現他的「遺物」時順手把它帶返船，以為他原是忘記放在那一山崗，回到碼頭後，也懶得去找了。——這樣反而害了他）。

然而，心有不甘之說，眾皆認為不能成立。

也有入於星期一搜遍南蛇頂各峯，了無異狀，之後，認為：如G君要出事，是在過谷過澗過密林兇草時出事的。——這樣的說明也很牽強。

筆者自始即認定他是自峭崗下坡去取背囊之前（即在下午三時未到）滑下左方山崖叢林傷重去不能動，又因失救越宿而亡的。誠如是，那天一發現他的背囊，即應立刻報警傾全力立即去搜救。如果真的這樣做，全隊百餘人，扣下來，不能走，而警方也全聽你的話動員陸空趕急在黃昏之前把傷者搶出來。

但事實上是否可以如此呢？

是否隨便發覺一個人不知何故失其所在時就得傾公私全力去聽你個人揣測之詞而火速去苦苦搜索呢！

事實上決不能如此。

甚至在事發後的第二天，其家人與有關方面接觸，亦表示要稍遲再候過消息之後始出動（很像是如此，但是不重要），而我們與此事有關的也寧願自己私人去搜索而免動輒「大陣仗」去勞動警方。

湖穿山甲總部調來的，甚至駕駛直升機的也着陸在東首第一崗，走下來談談。我覺得很多都屬沙展級，無心一去記憶，只記得其中有一七〇三，五六一八，和STN SGT.姚伯祥，為什麼記得一七〇三呢，因為我初中時代的書友早歲加入警方，派號一七〇九，也做了警長，今有一七〇三，比他早六個位無疑，因與談笑。又怎麼記得五六一八呢，這位也同是警長級，我見一人在危崖峭壁上搜索，他搜的地方，正是我認為必定有問題的，而他竟然去到了，而其地：上有懸崖浮石，下臨不測，此人臨之，竟若無事，有時還在適當的位置，怡然作休息狀。如取風水佳城的稱謂來形容他探越危崖的姿勢，某者似「豬肝吊胆」，某者似「燕子扶梁」，美妙極了。我後來等他下來看他的肩號，知是五六一八。但不久，他又去了，在我認為目不忍觀的峭崖上重走一次，我忙問其他的警官，為什麼呢？原來說，他在浮石之旁遺下了橈角形的帽子，所以要回去執回來！

穿山甲部隊中懷有如此矯健身手的一定尚有很多，可惜我沒有請教他的姓名，但天下事有「無巧不成書」的，我正在懷念此事的時候，過了兩天，星期四，我因公道經西貢墟，竟然見五六一八和其他幾人，但不管如何說法，又不論如何搜索法都無所得，這真是「豬腸心有油」，確係難明。

在搜索進行的時候，他妹妹在南蛇坳旁愁望，也因為多天來沒有好睡，有時伏在草坡上曬陽之下睡着了。

正如前文所說，海陸空搜索至下午十二時而仍無所獲，此時不收隊也沒有什麼意思的了。

別矣，南蛇尖！別矣，雖然在盼望你歸來的朋友！

剛才不是說過嗎，我以茫然如在夢境的心情重到南蛇尖，此時拖着更沉重的心情離去，連即使不活的人也未曾找得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有人高興到極之時會迸出眼淚來，有人在失望絕望之後會笑起來。

此時的心情，如果有，屬於後者。

大家都在談論此事的究竟。

當在南蛇坳的時候，警方有好幾批隊伍陸續到達，其中有從淡水